

如何为「吃瓜群众」荐书

且看「年度书榜」是怎样炼成的

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

临近年终,盘点日盛。各类五花八门的图书榜单也甚嚣尘上。其中既有十年历史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、亚马逊“年度纸质图书畅销榜”等老牌图书榜单,也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后起之秀。

图书榜单既是对图书品质的反映,也是另一些读者得以借鉴阅读的方向标。可文化人推荐的书有多少真的适合普罗大众?选出书榜的评委有几个真的看了这些书?恐怕还得打个问号。

榜单要不要接地气

“读书”是风雅的事,这个概念至今还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读书的概念。可事实上,在阅读十分普遍的现在,大多数人读的都只是闲书,闲书当然难登大雅之榜单,于是每年的榜单中,总有不少风雅到高不可攀的书。

现如今最资深图书榜之一的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,早在2006年就问世了,《聂绀弩旧体诗全编》《万有引力之虹》,还有厚厚的小说《2666》等,该榜单历年推出的十大好书,哪一本都不好啃。不少读者抱怨“太小众、太高深”。

对此,创始人胡洪侠并不为所动,他坚持榜单的创作初衷就是:“为真正坚持人文阅读,把读书作为生活方式的人选书,不是为大众选的。”他透露的选书标准是:选学术著作注重原创和前瞻性,选文学著作注重开拓性,既不选当年诺奖获得者的书,也不选当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书,对市场热门的畅销书更是紧闭大门。

“高深”的榜单是专家希冀读者攀越的阅读高峰,而大众读者是否愿意攀登,则有待商榷。不少直白的90后纷纷“抗议”:“我不喜欢各种年度好书榜单,完全不管吃瓜群众的接受程度和层次,粗暴得近乎不近情理。希望每一本推荐的书都带着推荐者双手的温度。”也有读者表示根本无视这些那些榜单:“我看我的就好,管他有没有上了哪个榜单!”

有多少评委读了书

榜单可信程度取决于其真实性,而这份真实和评委们从心出发的衡量密切相关。然而,每年有那么多书,又有几个评委能这样海量鲸吞图书并加以消化,再评出榜单?甚至有许多评委连榜单上的书都未及看全,只能随便翻几页,那这样出炉的榜单又有几分含金量?

在日前举行的某好书榜单颁奖现场,就有评委坦承:“这些书没看过,参加这个会,才知道有哪些书回去得买。”另一位评委也直言:“很多书都没有看,只能现场简单翻看一下。”然而,由于本来要找到适合的图书评委就不易,而专家、知识分子愿意参与大众启蒙的更少。就算有,也很难兼顾学术高度和受众程度,更不懂“深入浅出”推荐介绍,令大多数书榜常年陷入自娱自乐的怪圈。

而胡洪侠也坦言,不少评书机构并不明确自身榜单标准,也不知道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书,所以觉得评委难找,“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的评委就不断被别家抢来抢去。如此,评委就都变成老面孔了。”

怎么用榜单最实惠

榜不在多,管用则灵。既然读者的呼声难以对榜单的品质、数量形成影响,不如让榜单为己所用。若想要提升阅读层次的,可在传统精英媒体好书榜中选书,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榜、南方周末年度好书榜、新京报《书评周刊》年度好书榜、中央电视台《读书时间》好书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
而那些只想找多些对胃口书籍的读者,与其在喷薄而出的各名目榜单中沉浮,不如反过来,按自己的阅读审美来挑选适合自己的榜单。若你的真爱在哪个榜单出现,那么这个榜单里或许就能有另一些你爱看的书。反过来选,或是读者能够受益于图书榜的最佳途径。

至于那些平时就很少读书,只是偶尔想要读读书的人,不如就跟着畅销书走。虽然“热卖”显得有点俗,但毕竟也是消费者真金白银砸出来的“榜单”,反映的是真实口味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2012年韩寒方舟子同时服帖,2016年林丹郭德纲双双无视——

“文字啄木鸟”啄对了字,选错了树?

新闻追踪

在如今这个错别字越来越多的网络语言环境里,《咬文嚼字》杂志恪守文心,敬业地奋战于纠错阵地。近日,备受语文学界关注的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出炉。

然而,让人觉得讽刺的是,相比数年前引发热议,“被咬”对象第一时间认错反馈的盛况,如今,这只“文字啄木鸟”似乎越来越难“啄痛”咬嚼对象。

从服帖到无视

在净化语言环境的阵地上,文坛啄木鸟成了不被娱乐圈体育圈正视的“悲情英雄”?《咬文嚼字》的专家有着高水准的语文分辨能力,但是人手和精力有限,有限的资源、有限的精力,是否应该回归到文坛热点,让有追求、有文化的读者有所思、有所得?在娱乐圈明星里浪费经验,收获不到掌声,说不定还会引来些无脑粉丝不怀好意的嘲弄。

短短四年前,《咬文嚼字》“咬嚼”名家博客,当时因为“作家韩寒被指代笔”掐战正酣。《咬文嚼字》结论一经公布,

韩、方同时停战,对《咬文嚼字》的结论表示信服——韩寒表示:“愿意在今后的写作中纠正自己的不良习惯……《咬文嚼字》的监督,让我对文字更有责任感,我很感谢他们的工作。”方舟子则说:“谢谢《咬文嚼字》给我挑错,以后我即使写在网上的文章也会更加注意。”

2016年《咬文嚼字》对上林丹、郭德纲,指林丹在出轨道歉微博中把“作为”误写为“做为”,郭德纲在家谱中将“令人髮指”误写为“令人發指”。被咬嚼的对象选择无视。

重选咬嚼的阵地

让我们来选取几个节点,看《咬文嚼字》咬嚼的几大成名战役——

■ 2006年至2008年,《咬文嚼字》连续三年发公开信对战春晚字幕,后成为了春晚特聘的文字字幕顾问。

■ 2008年中,《咬文嚼字》给《百家讲坛》挑错;

■ 2008年底,《咬文嚼字》瞄准奥运开幕式;

■ 2012年,作家博客、热播剧《甄嬛传》都在被咬之列;

■ 2013年,茅盾文学奖得主是“咬嚼”的主要阵地。

可以看出,《咬文嚼字》始终努力紧跟热点,瞄准周知的大靶子,争取得到最大范围的关注,让正确的文字使用习惯尽可能多地影响每个人。

今年十大语文差错中,《咬文嚼字》在前五大差错里,关注到了神舟十一号飞船、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、美国总统大选、英国脱欧、韩国总统亲信门等国际热点,用心良苦。但在其后的娱乐新闻报道、体育新闻报道、常用食品名等的捉错,这些不起眼的差错是网络用语洪流中的小泥沙,拿不走捉不完,挑出来后对围观群众也没有触动。

《咬文嚼字》今年的捉错成果铁板钉钉,但对象由“聚焦”变得“散光”。众所周知,不同于流芳百世的严肃文学和文化工作者,娱乐、体育明星是最易在文字上出差错,却也最不在乎文字出差错的群体,选择这样用字散漫的平台作为“咬嚼阵地”不妥当,消解了《咬文嚼字》专家“影响更多人”的努力,有点可惜了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上海闲话,依听得适意哉?

——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方言引发争议



近日,由程耳执导,葛优、章子怡、闫妮、袁泉等一众明星出演的电影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正在内地各大影院上映。和同档期的大片《长城》相比,该片票房不尽如人意,但依然在观众中口碑相传——“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。”

让观众争议最多的莫过于片中角色的那一口上海方言。既然是全国公映,导演为什么执意要用沪语来表演呢?对于上海观众而言,这些“上海闲话,依听得适意哉?”

为发音集中训练

程耳作为该片的导演和编剧,早在创作之初就已决定全片要用上海方言来演绎。他解释说,老上海是民国时代不可或缺的元素,所以一定要用上海话来体现当时的社会环境。于是,他说服了北京人章子怡、湖北人袁泉、陕西人闫妮……“语言是一种相对强势的手段,使观众能迅速进入到上海的语境中。”程耳坦言,“相近的价值与审美在我和演员之间建立起信任,他们尊重我的决定。”

记者获悉,在影片拍摄时,几乎所有的演员都经过了上海话发音的集训。但为了精益求精,程耳还是请来了上海配音界鼎鼎有名的金琳(曾为《东京爱情故事》中的铃木保奈美配音)来做配音导

演,以确保上海方言的标准性。对此,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分析:“上海话对于北方演员是很难的。因为普通话是四个声调,上海话根据新旧不同有五到八个声调,所以后期配音是比较方便的手段。”

为配音绞尽脑汁

为了找到能说一口标准沪语、又跟演员本身音质接近的配音演员,金琳也绞尽了脑汁。尤其是片中日本人“渡部”的扮演者、浅野忠信的声音非常特别,为了找到和他本人接近,又能说一口带日本味上海话的配音演员,金琳着实费了一番心思。最后,她想到了日本留学归来的战士刚(《变形金刚》译制导演战车老师的大儿子)。

此外,除了葛优坚持用国语演绎之外,谢添天包办了“杀手”、“赵先生”、“陆先生的儿子”三个角色,李晔配音“吴小姐”、刘彬演绎了上海滩一霸“王先生”。扮演黑帮小头目的王传君本身就是上海籍演员,他在片中用了自己的原声。而扮

演他手下的杜江凭着在上海四年的大学生活,也原声说了一口“洋泾浜”。程耳认为,这样带口音的方言反而更符合杜江饰演的“刚从乡下上来”的马仔的身份。

为节奏引发争议

有影评人尖锐指出:台词过慢的语速有装腔作势的感觉,直接影响了故事的观赏性,“每位演员全神贯注在咬字发音,无论是章子怡演戏,还是闫妮‘教演戏’,将所谓的上海话里的抑扬顿挫发挥过头了。”

影片配音演员 Selena 告诉记者,尽管明星们都努力地学上海话,但一两个月的学习,真的很难说好。对于台词的节奏问题,她解释说,原版中,那些非上海籍的演员们一个个“咬文嚼字”,导致语速非常慢。为了配合他们的口型,配音演员也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“抠”台词。而老法的上海话,一般都会有尖团音,但影片中并没有出现。Selena 说,也许配音没有做到尽善尽美,“但我们真的尽力了,至少能让观众觉得,这部戏真的是上海人在说上海话。” 本报记者 张艺